



# 绝唱

湊かなえ

[日] 湊佳苗 著 冷婷 译

Minato Kanac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湊 かなえ

# 绝唱

〔日〕湊佳苗 著 冷婷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绝唱 / (日) 湊佳苗著; 冷婷译. —北京: 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 2017.11  
ISBN 978-7-5596-1065-2

I . ①绝… II . ①湊… ②冷… III .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844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7-6749号

ZESSHO

By KANAE MINATO

© 2015 KANAE MINAT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This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edition © 2018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 绝 唱

作 者: [日] 湊佳苗

译 者: 冷 婷

责任编辑: 牛炜征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5 千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8 印张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1065-2

定价: 39.8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 目录 ·

乐园

1

约定

74

太阳

142

绝唱

201

## KOBE

十岁生日过去一个月后的那天，我第一次和父母一起造访了祖父母及妹妹长眠的神户灵园。

他们已离世五年之久，虽然父母每年都会来祭拜，但从未带我来过。从家出发搭新干线到神户灵园要花三个小时，不过这不是他们不带我来的理由。事实上，他们是担心灵园会唤起我心中关于震灾的回忆。

母亲说这次之所以带我来，是因为我目前暂未出现心灵创伤性的症状，每天都在健康成长。但最真实的原因，应该是我没有再说那些奇怪难懂的话吧。

——雪绘，这就是毬绘的坟墓噢。

眼前气派的陵墓旁，有一座刻有地藏菩萨的小型陵墓。刻有“毬绘·享年五岁”字样的墓碑映入眼帘，我不禁吸了口气。我一直以为妹妹和祖父母躺在一口棺木里，殊不知父母竟为她建了座这样的坟墓。

出生时，我并非独自一人来到这世上。父母这对在冬日的北海道邂逅的夫妻，给他们孕育而出的双胞胎姐妹分别取名为毬绘和雪绘。毬绘好胜心强，雪绘温和敦厚。

两姐妹从不吵架，形影不离，直到那一天……

受阪神·淡路大地震的影响，父亲位于神户的老家全被震坏，房屋烧得片瓦不留。搜寻人员从烧毁的残垣断壁中发现了祖父母及五岁女孩的遗体。

那天不幸罹难的女孩是毬绘。

身为儿童心理学教授的母亲没有跟我说诸如“要连毬绘的份一起好好加油”的话，因为每个人为了自己的人生已然努力得精疲力竭。

——雪绘只要以雪绘的风格活下去就好。

我常常用这句话鼓励自己，但我连抬头挺胸自报家门的自信都没有。所以，我必须去。

为了成为我自己，我要去乐园。

★

雪绘消失了一周。

她本该睡在我身旁，可一睁眼却不见她的踪影。

上午八点有堂课，难道她是去上课了吗？可是我印象中并没听见闹铃响，那家伙是个很难早起的瞌睡虫，即便有时必须八点起床，她也一定要把闹铃声调到最大才行。拜她所赐，我常常被同时吵醒。

按照惯例，每次都是我先起床再喊醒雪绘，那今天是怎么回事？我看了眼被炉，除了五个发泡酒空罐以外，并没发现留言条。手机也没收到任何联络短信，难道是我做了什么令她恼怒的事吗？

我想起了昨夜的对话，那家伙虽无几样特长，做的咖喱倒是美味十足，我们一边吃着咖喱，一边闲聊她马上就要过生日的事。“如此一来，你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喝酒啦！不过要是犯罪的话，就会被报道真名，今后你必须为自己的名字负责噢。”或许我仗着自己比她早三个月满二十岁的身份说了些自以为是的话，但她不至于为此生气吧？更何况我还很大方地表示，愿意用自己兼职的工资给她买礼物。

这种情况下，不太擅长表达内心想法的家伙最棘手。

不，应该是我想太多了。我对雪绘平日里的行踪并非了如指掌，正因为不清楚才不会陷入不安。我们已经交往了三年，

即便清晨有事突然要回父母家，也不会特意叫醒对方报告。

一想到这里，我悬着的心瞬间落了地。渐渐地，我又进入了梦乡。

接近晌午时分，我睁开双眼，发现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发件人正是雪绘。

——因为急事，我得回趟老家哈。

是不是亲人遭遇不幸了呢？她是半夜收到短信，匆匆忙忙赶回去的吗？尽管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急事，但所幸眼下知道了她的行踪。

然而，那家伙并没有回老家。

得知这一情况是在数小时后。高三同班同学发短信邀请我参加班主任和生活课老师松本的结婚庆典，并让我转告雪绘。我想电话通知她，可不曾料想的是，她竟然关机了。我猜想她或许有事去了医院，关机后忘记开机，于是就给她老家打电话。听着“嘟嘟嘟”的等待音，我暗自祈祷接电话的人最好别是她那在大学当教授的母亲，可电话那头事与愿违地传来了教授的声音。

——雪绘不在这里噢。

听上去教授不像是在撒谎。当我自报完家门，她便立马想起了我。“哎呀，你不是雪绘美术社的同学吗！你现在做什么呢？”她询问道。看来教授并不知道我和雪绘交往的事，我



如实相告想通知雪绘参加班主任的结婚庆典。她随即放下警戒心，追问道：“那需要我告诉你她的手机号吗？”我还未来得及答复，她就自顾自地把我通信录里已保存的雪绘的号码报给了我。道谢后，我挂断电话，再一次拨了雪绘的手机号，依然没能接通。

她到底跑到哪里去了？而且对我说谎。

虽然我有雪绘住处的钥匙，但从未在她不在家的时候进入过。因为那家伙也不会无缘无故地这样对我。私下翻看她抽屉这件事更是绝不可能，即便那家伙在我身旁我也不会这么做。但现在情况紧急。

雪绘的单室房间收拾得干净利落，哪怕是常年不收的画具，也都被有条不紊地堆放在房间的一隅。此外，关机的手机就放在桌上。眼前的这些场景，简直就像她不会再回到这个屋子一样。

“会不会发现什么线索呢？”

我打开书桌抽屉，确认书架，巡视房间——什么也没找到。

画！作为礼物，我曾画了一幅五号大小的画赠予她。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我再次打开抽屉。我们的高中毕业旅行地是中国台湾，因为要出国，我俩都办了护照，而前阵子我正好看见她将做完公证的护照收进了抽屉。

然而，现在护照不见了。

## KINGDOM OF TONGA / TONGATAPU ISLAND

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所在地——汤加塔布岛，是汤加王国面积最为辽阔的岛屿，飞机抵达位于岛屿南面的法阿穆图国际机场，我看了眼在机内调好的手表，现在是当地时间凌晨两点五十分。走出机舱，黑暗中的零星光点瞬间映入眼帘，不远处的建筑有如农村小学的体育馆。

这就是国际机场？我一步步走下楼梯，然后跟随其他乘客一起走向航站楼。顺便说一下，走在我正前方的乘客是一位高个子白人男子。我们刚踏进航站楼就要接受入关审查，而审查我的人是一个看上去如相扑力士般身强体壮的女工作人员，她操着一口上课时常常会听到的接近罗马拼音的英语声调，简单地问了我几个问题。我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回答说我是从日本过来旅行的，听完她即刻盖章放我入关了。

取出行李，走出航站楼，外面安静得令人心惊胆战。汤加的本国人一个个纷纷走向位于航站楼旁的停车场，想来应该都是有接机的吧。看似游客的人们，也全都钻进了酒店的接送巴士。

我——没有订宾馆。因为从新西兰飞到这里只需三个小

时，虽然是半夜抵达，但再过三小时天就亮了，我认为为此多花一晚上的住宿费太过浪费。但这里比新西兰落后多了，凌晨的新西兰机场依旧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即便在机场过夜，也不会感到丝毫不安……

这附近别说住宿设施，就连盏灯都看不见。再过五分钟，估计机场里也会空无一人。难道这儿没有旅游服务中心吗？

正当我冲周围东张西望时，一位汤加男子突然冒了出来。这个人也拥有一副相扑力士的体格，他露出洁白的牙齿，笑着询问道：

“Siapani? Alu ki fē?”

他是在说汤加语吗？我不但一个字没听懂，还被他手臂上的刺青吓了一跳。

“You go town? 10 pa'anga only.”

他的英语是个半吊子，但从他的言语间能大致判断出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想做我的生意。我想，或许去到镇上会比在这儿好很多吧？但大半夜一个人搭出租车，也是一件可怕的事。

时至今日，我才开始后悔自己没有事先做好计划，自以为到了总会有办法。要是提前订好酒店，此刻就会有人来接我了。站在一旁的出租车司机仍在絮絮叨叨讲个不停，他问我住哪家宾馆，我心想就是因为没订宾馆才无处可去嘛。

“你是日本人？”

身后有人搭话道，而且说的是日语。我转身回头，一位年纪与母亲相仿的日本女性站在眼前。

“是的。”

“你住哪里？”

“我没订宾馆。”

“果然是这样呀，以前偶尔也会遇到像你这样的日本人。虽然这里的治安很好，但还没好到能露宿街头的地步。我正好是开宾馆的，你要是不介意要不要去我那儿住？”

“……拜托你了。”

我的双脚已颓然无力。她一转身便迈步快走，我下意识地紧跟其后。那位出租车司机像是在说“太好了”似的，笑着冲我挥手道别。

方才走在我正前方的白人男子，正坐在停车场内的一辆白色厢式车内，给我带路的日本女人对他说了句类似“托尼，让你久等了”的话。托这位托尼先生的福，我总算能平安无事地度过今晚了。我在他身旁坐下，他露出友善的笑颜伸出右手，我怀着感恩的心同他握手相识。

“对了，我叫尚美。给，这是我的名片。你呢？”

尚美姐从驾驶座回过头来说。

“滨野……毬绘，片假名读作 Marie。”

我一边将她的名片收入挎包口袋，一边回答说。

“Marie？那你在这个国家说不定会遇到什么好事噢。”

尚美姐说完便发动了厢式车。

说不定会遇到什么好事噢。

我听见有人“咚咚咚”的走路声，就在我差点儿喊说“吵死人了，裕太”的时候，我清醒了。裕太不可能出现在这里，因为这里是汤加。我摇了摇睡意沉沉的脑袋，然后环顾四周。

一到宾馆，尚美姐就递给我床单，并把我带入二楼最靠外的房间。当时走廊里只有一盏灯亮着，所以我没看清这座宾馆的构造及室内光景。我将床单铺在离门最近的床上，躺下的下一秒便失去了意识。

这个房间好像是多人间，屋里摆了四张床。一个六七岁的日本小女孩正在房内来回奔跑，而看上去像是她母亲的人正在里侧的床上昏睡。走出房间，隔壁就是聊天室。室内摆有椅子及书架，书架上罗列着好些本日本小说。走下楼梯，宽敞的公共厨房及餐厅映入眼帘，托尼先生正在吃早餐。穿过餐厅，一个与我大约同岁的汤加女孩正在前台大门旁扫地。

“那是在我这儿工作的梅蕾，也是我老公的侄女。”

尚美姐从前台后方的房间里走出来说。

“睡得好吗？”

“很、很好，睡得很香。”

“今天的行程定好了吗？”

“我想去哈派群岛转转。”

“今天没有飞机噢，你还真是喜欢说走就走呢。我们宾馆也有导游行程，你要体验看看吗？”

“那就拜托你了。”

虽然无法弥补我的冒失，但我还是老实地低头行了个礼。

由尚美姐掌握方向盘的厢式车，正行驶在椰子林中。这是座由珊瑚礁连接形成的珊瑚岛，岛上地势平坦，没有山脉。穿过椰子林，一大片晴空从头顶延伸至天际。

“毬绘，你是大学生吗？”

“是的，现在上大二。”

“会汤加语吗？哪怕一点点。”

“完全不会。不过，这里也说英语吧？”

“看来你事先调查过呢。那你会说英语吗？”

“大概只有初中水平。”

“那你岂不是离不开字典了？啊，对了，现在只要有手机，就什么都不怕了吧？”

“……惨了。”

我没带手机，因为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来这里。既然没有手机，那就必须带本字典喽。然而，包括转机地新西兰在内，我一路几乎都在说日语。

“真好呀！明明看上去一副文质彬彬、认真严谨的样子，没想到竟是如此随性而为。你在日本应该很辛苦吧？”

其实并不辛苦，因为我就是一个文质彬彬、认真严谨的人。

厢式车停泊在一个很像空地入口的地方。

“好了，到了噢。”尚美姐说。

我们下车后稍稍走了一段路，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类似石砌牌坊的东西。

“这是毛依三石塔，是块高五米、宽六米的石灰石。听说古代把它当日历使用。”

尚美姐像导游般为我讲述景点。三石塔旁，两位汤加女性正在推销用贝壳及椰子壳制作的民俗工艺品。

“Mālōe lelei!”

忽然，她们微笑着搭讪道。这听上去也像是汤加语。

“她们在说什么？”我问尚美姐。

“在汤加语里，马洛耶蕾蕾是你好的意思。往后在其他地方你也会常常听到这句话噢。毬绘你也说说看？”

“……马洛耶蕾蕾？”

“Yo!”

我的声音分明听上去像是在喃喃自语，而尚美姐却亲切地应了一声。我心里痒痒的，美到不行。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来到这里的呢？我差点儿就忘了自己来这个国家的目的。

这时，厢式车停在了附有峡湾的海边，海面沉稳平静，附近立有一块石碑。

“这里呀，就是库克船长登陆的地方噢。因为汤加人很和蔼，所以他一回到英国，就向英国人介绍说这个国家是个友善之岛。”

“友善之岛？”

“这点，你很快就会亲身体会到啦。”

尚美姐自信满满地说。

峭壁和白沙滩的对面是一望无际的海平面，这里位于太平洋正中间，让人不禁感慨地球确实是圆的。

“鸽子门岩洞，导游书上说这儿是汤加景色最美的地方噢。”

“汤加最美？”

不过，这不是那个地方。



接下来，尚美姐带我游览了霍马海潮洞，如同阳台般的峭壁一直向前延伸，据说有三十千米远。每当太平洋汹涌澎湃的海浪拍打过来，便会到处激起壮观的水柱。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壮丽的海景，它不禁让我回想起前几日刚在神户灵园见到的平静安详的大海。

“毬绘，你真是太幸运了！今天算是来对了，这里很久没有如此壮观过了。”

尚美姐用不输给海浪的声音说。大海有很多种模样，不过我要找的也不是这里。

我们一到哈塔福海滩，尚美姐就说：“差不多该吃午饭了吧。”汤加塔布岛的西部海岸有白色沙滩和碧海蓝天，非常接近我的理想。

在一家白人夫妇经营的露天咖啡馆里，尚美姐为我和她分别点了一个汉堡包。餐盘内盛有巨大的汉堡和几乎快要溢出来的薯条。我很讶异这竟然是一个人的量，但一想到这个国家的人的体形，也就觉得可以理解了。我张大嘴巴，狠狠地咬了口比脸盘还要大的汉堡包。

“我个人很喜欢这片海滩，安静漂亮，你不觉得吗？”尚美姐说。

被汉堡巴塞满嘴的我颌首。